

解放軍文藝叢書

戰鬥的邊疆

劉大海 李木匠等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解放軍文藝叢書

戰 鬥 的 邊 疆

劉大海 李未芒等著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 288

字數 81000

戰 門 的 邊 疆

著 者	劉 大 海 李未芒等
編輯者	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
出版者	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發行者	新 華 書 店

京 00001—18500

定價 4.300元

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內容說明

這個小說集，收輯了「戰鬥的邊疆」、「綠色的底層」等四個短篇，主要是描寫駐守祖國邊疆的我們解放軍保衛國境，消滅美蔣土匪特務擾亂活動的頑強鬥爭。這些短篇的作者都是我軍的指戰員，他們從豐富的實際鬥爭生活中，以生動活潑的形式，刻畫了戰鬥在邊疆的祖國保衛者的形象，表現了指戰員們在艱苦環境中頑強戰鬥的英勇精神。

目次

戰鬥的邊疆.....	劉大海 (一)
綠色的底層.....	王公浦 (全)
老水怪.....	李養正 (二〇)
擒匪記.....	史超 (二三)

戰鬥的邊疆

劉大海
李未芒

提高警惕保衛祖國

——毛主席給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的題字

一

濛江往東，是甩手無邊的一片樹海。

乳白色的薄霧在樹海上面慢慢地游動着，像一條條透明的輕紗飄過，重疊的山巒和藍色的密林都顯得朦朦朧朧的。那些伸到霧層上面的山峰，好像一個一個浮出白茫茫的海面上的小島

在萬樹千山中間，露出一個潔白的峰頂。金黃色的斜陽照在白頭山上，白頭山頂的積雪，在藍瓦瓦的天空中間閃着銀色的光亮。

森林在喧嚷着，鳥在啾鳴。啄木鳥的咚咚的啄木聲不停地響着，大尾巴松鼠在松枝上竄上竄下，麂子在林間敏捷地追逐，笨重的黑熊帶着牠心愛的小熊安靜地嚼着橡實，

長着樹枝一樣犄角的老鹿，不斷地打着響鼻，追趕那些從鹿羣裏跑出來的年輕的母鹿，當牠聽到從密林深處傳來的公鹿的聲音，便用前脚狂暴地刨着地面，並不斷警戒地抬起頭。

忽然，人說話的聲音，馬吐嚙嚙打響鼻的聲音從下面峽谷裏傳來，一羣野雞吐嚙吐嚙飛起鑽進林子深處。接着，兩個戰士牽着兩匹馱着糧食的棗紅馬，走進陰暗的密林裏。樹葉在脚下沙沙作響。

走在前面的那個人，約摸二十三歲光景，中等身材，長得結結實實，他兩眼機警地朝四下看着，左手拉着馬韁，右手緊緊握住步槍的皮帶。

在他身旁稍後一些的，是個小個子，瘦瘦的臉上長着一雙滴溜圓的烏黑的大眼睛，睫毛長長的，要是光看他的眼睛，總以為他只有十六七歲，實際他已整整二十歲了。他把馬韁搭在馬脖子上，斜揹着步槍，盡力要跟前面那個戰士並排走，他一面說話，一面不停地順手去揪身旁的野花。馬一彎下頭去啃草，他就拿起韁繩吆喝着罵上兩句。

那小個子突然停下脚，朝四下看看，說道：『田長春，咱們沒走錯吧？』

『沒錯。』田長春微笑着說，『你忘記昨天來的時候，經過這棵大樺樹啦。』

『這熊地方真够噲，大樹一棵挨一棵，長得沒邊沒沿，一進來，我就瞭頭轉向，辨

不出個東南西北……」

「柳金海，你是怎麼啦？到哪都是滿肚子牢騷。」田長春把手一揚，「日本鬼子佔咱們東北十四年，他不敢說佔領了長白山，在他們投降的頭些日子，這四周還住着「森林討伐隊」哪。國民黨四次進攻臨江地區，他們的手指頭連長白山上的樹葉子都沒摸着，你說，這地方怎麼不好？」

柳金海不吱聲了。田長春扭過臉去打量着他這從小一塊長大的朋友。他知道他好說好動，不如自己的意就嘮叨起來。如果能隨時提醒他，他是能控制住自己的，只是嘴上決不認輸。班裏的同志討厭他這點，可又都喜歡他的聰明、勇敢、頑強。

「你怎不吱聲啦？」

「你說上天去，我也不喜歡這深山老嶽。就說來一趟連部吧，一來一去，一百六十里，真趕上進北京啦。」

「保衛祖國還能挑地方？你嫌這地方不好，敵人還偏挑這地方往裏鑽呢！」

「說的倒比唱的好。忘了你去年約我一塊報名去朝鮮啦！那時候你說甚麼來着：

「走！柳金海，咱們找指導員去，到朝鮮去打美國鬼子該多光榮，解放戰爭咱們剛趕上個小尾巴，這回一定要爭取立個國際功！」眼下你又這麼說啦，真是人嘴兩張皮，咋說

咋有理。」

『我現在想通了嘛。保衛邊疆也同樣重要。』田長春拉長了聲音說道，『當然嘍，這裏是有些苦啊！』

『你以爲我怕苦麼？』田長春最後的一句話激惱了柳金海，他瞪圓了眼說道，『要是那樣，你揪下我的腦袋，我也不會左三番右五次地去請求上朝鮮啦！』

『苦跟苦也不同。有人受得了風吹日晒的苦，可他受不了在朝鮮前綫一把炒麵一口雪的苦；有人受得了鍊鋼爐旁又熱又累的苦，可他過不了坐冷板凳陪着書本的日子；有人不怕槍林彈雨，可就怕深山老嶽。黨教咱們什麼也不怕，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好戰士呢。』

『我怕給人民立不下功！』柳金海的口氣緩和下來了，『在這，樹上結不出個模範證，石頭裏也飛不出一封賀功信。』

田長春拍着柳金海的肩頭，親切地說：『我的好兄弟，連長不是講的一清二白麼，在這住上一年，就够立個三等功啦；在邊疆，真要有個風吹草動，同志，只要你有本事，保證你立特等功！』

田長春豎起一個大拇指，在柳金海面前晃了晃，兩個人都哈哈地笑了。

突然，咔嚓一聲，一棵老樹折斷了，整個山谷都響着回聲。樹梢打在一棵白樺樹上，深黃的樹葉像陣急雨落下來，樹上的葉子也嘩嘩地響，像拍着巴掌迎接金色的秋天。兩隻灰兔子驚慌地從腳前跑過，柳金海趕緊抓住槍的皮帶，兩匹馬也同時豎起耳朵。

不知甚麼時候，夜幕悄悄張開了，森林裏漆黑得伸手不見掌。田長春仰起頭來，看一看墨一般的天空，說道：「要落雨哪，幸虧快到家了。」

「還有五里吧？」

田長春噙了一聲，加快了腳步。

一陣涼風過後，閃電像把利劍一般在漆黑的密林裏鑽進鑽出，接着，隆隆的雷聲從遠處滾滾而來，整個山谷都震動了，傾盆大雨嘩啦一聲撒下來。

雨一個勁兒地下着。田長春和柳金海把雨布搭在糧食上，可濕透了的軍裝却緊貼在身上，雨水順着身子往下流。秋雨真是透心涼啊。

馬仰起脖子豎起耳朵，嘿兒嘿兒地嘶叫着，不停地向左右甩着尾巴，用力掙着向人的前面跑，要是不緊拉住韁繩，牠會尅着蹶子，腳不沾地跑回家去。

「到家啦！」

一陣狂風，雨停了，烏雲也裂開了縫，星星在那裏偷偷地眯眼。

「不愧是長白山，這兩也來得容易去得快。」柳金海哆嗦着，上牙下牙一個勁兒打仗，「別說這不好，我真恨不得一下子飛進家去。」他把「家」字說得特別重。

「柳金海，燈光！」

一點淡黃的燈光在前面晃着。兩個人看着燈光都有說不出的愉快。這和從前回到自己的家，在堡子外面遠遠望見家裏窗前的燈光一樣。那時候，燈光意味着媽媽慈祥的臉，老婆的菜杓子碰到鐵鍋的叮噹聲，暖和平的熱炕頭和小豆乾飯、蝦米炒豆腐的香味……而現在，燈光則令人聯想到同志們的笑臉，班長親切的眼光，擦得乾乾淨淨放在槍架上的步槍，班裏的「新聞」，最後，炊事員打來了冒着熱氣的飯和菜……這些，已經變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。他們自己也難想像，沒有這些，日子將怎樣過法。

他們的腳步更加快了，突然被前面猛地一聲「站住」嚇了一下。

「康福祥，是我們！」柳金海說，「我一下子就聽出是你的聲音來了。」

「張維堂和羅玉放着哨，我就來接你們來了。老孟把飯做好兩三個鐘頭啦。」

「這還用接？閉着眼睛也能摸回來。」柳金海吹牛地說。

卸下馱子，飲過馬，三個人走進營房，炊事員老孟早把冒着熱氣的饅頭和豬肉炒粉條放在桌上。

『小伙子，你們把濕衣服脫下來，我給你們烤乾，你們可別把肚皮漲破了。』

田長春奇怪地問：『咦，人呢？』

房子裏空蕩蕩地，槍架子也空了。

『我忘了告訴你們啦。』康福祥說，『今天燒晚飯火以前，一架美國軍用飛機，在咱們頭頂上轉了一圈，又往白頭山那邊去啦，飛的那個低呀，都快挨着樹梢啦。』

『你們怎不打他狗日的？』柳金海着急地說，『投彈沒有？』

『班長不下命令，誰敢亂開槍。』康福祥搖了搖頭說道，『沒投彈，可能是沒發現目標。咱班長馬上就帶着人去搜山啦。快把濕衣裳換下來吧。』

田長春脫着往下直滴嗒水的衣裳，若有所思地說：『他們是夜貓子進宅，無事不來啊！』

換上乾衣裳，又暖和又舒服，熱呼呼的飯菜一下肚，渾身上下都暖和了。田長春本想吃過飯去迎一下搜山的人們。他一撂下筷子，柳金海就不見了。這傢伙，腿真長呀。

田長春把伙房、俱樂部、廁所和馬棚都找遍了，他又高聲喊了幾聲，才聽見柳金海在房後瞭望塔上答了腔。

瞭望塔是他們自己用木頭搭成的，有四丈多高，田長春順着小梯子一口氣爬了上

去。

『你不乏呀？』田長春扶着柳金海的肩膀問道。

『班長他們怎還不回來？是不是發現了情況？』柳金海兩肘扶在欄杆上，眼睛望着遠方說，『特務要是在甚麼地方點火，在這就可以瞰見了，一眼能望出去二三十里。』

『他們不會那麼傻。留神着了涼，下去吧。』

田長春嘴裏這麼說，可是腳却一動沒動，他也向遠方瞰着。

一勾彎月，爬到鋸齒形的山峰上，把它的淡黃色光芒，洒到沒邊沒沿的密林上，黑糊糊的森林上蒙上一層白色的薄霧，森林在低聲歌唱，不時有閃着綠光的螢火蟲飛起，遠處有虎的低沉的嘯聲。

一顆流星拖着一條長尾巴，在空中劃個弧綫，向西南落去。

『蘋果該裝上箱子運上火車啦。』柳金海低聲說。

流星落到家鄉的方向，柳金海想起家了，田長春望一望他，眼前出現了菓園，媽媽把又紅又圓的大蘋果裝到鋪着紙的木箱裏，老婆哄着孩子，水車的叮噹聲，繫着紅領巾的孩子們手拉手唱着跳着到學校去，建築工人站在幾丈高的木架上砌着磚，搬運工人往火車上裝着貨，人們坐在電影院裏看新出的影片……他想到這些，也想到他自己，正是

我！在這裏看守着家的院牆，使人們安心地工作、學習和娛樂。他感到沒有誰比他更光榮、更快樂的了。

『快三個月沒來信了。』柳金海嘆了一口氣。

『放心吧，小蘭三年不來信，她也不會變心的。』田長春安慰着他。

『班長他們回來了。』

田長春歪着腦袋聽了一下，跟着柳金海爬下瞭望塔。

二

當陽光射到白頭山頂的時候，戰士們已經在密林裏搜索二十多里了。

陽光透過松樹的針葉，針葉比翡翠還要青翠可愛。地上堆積的腐爛的落葉，一脚踩上去，像踩在七八床厚褥子上那麼柔軟。潮濕的空氣裏漫溢着落葉的芳香。戰士們從樹枝下鑽過，分開樹枝，跳過橫倒在地上的腐爛得空了心的枯樹，側着身子從一棵挨一棵的樹幹中間擠過去。昨夜烤乾的軍裝，又被露水打濕了。

班長耿平邊走邊想：昨天搜山，沒發現甚麼情況，今天應該更留神，怎地也要追尋出個究竟。如果鑽進來匪徒，就把他一網打盡，要是沒有，也好向連長乾乾脆脆地報

告：敵機在我們防地上空盤旋，經我班嚴密搜索，未發現情況，邊疆安靜如常。連長把這報告到營，營報告到團，團到師，到軍區，最後到朱總司令和毛主席那裏，他們要對全國老百姓負責的呀。戰士們仔細地察看每一塊石頭的位置，傾聽周圍有甚麼特殊的聲音，哪怕頭上的鳥展一下翅膀，也要抬起頭看它一下。誰都有這麼一個想法：有啥破綻，別想從我眼前溜過去。

他們頂着星星出去，又頂着星星，帶着滿身疲倦回來。

一回到駐地，大家都是你說我笑，敘述着白天的遭遇。誰一脚踩進朽木疙瘩裏了，誰滑了一跤，一點小事，都要引起一陣大笑。彷彿要補償搜山時不准說笑的損失似地。

「唉，真可惜，一隻大白兔子從我腳底下跑過去了。」柳金海的尖嗓門兒壓過別人說道，「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抓住牠的尾巴。」

「那你爲啥叫牠跑啦？」正給康福祥掌鞋的老孟，停住手腕惜地說，「兔子肉燉豆腐，再好也沒有啦。」

康福祥剛放下碗筷，隔着桌子說：「你也不怕把房頂吹漏了，在林子裏走路還平地栽跟頭呢，還抓兔子哪！」

雖說是玩笑話，柳金海可真有些掛不住勁兒，他嚥下最後一口飯，把碗一推，就站

起來嚷道：「別說兔子，就是你康福祥，不出十步，保險抓住你，不信試巴試巴！」

『你呀，』康福祥做個鬼臉。『呸！』柳金海往前一衝，康福祥往後一退，轉到桌子這一頭，柳金海一往回繞，他又跑到桌子那一頭，兩個人圍着桌子團團轉，一會兒停住了腳，就隔着桌子站住了。康福祥出其不意地鑽到桌子底下，伸手去拉柳金海的腳，柳金海敏捷地跳到凳子上。笑得五班長耿平前仰後合，連眼淚都笑出來了。

『來，跳舞去吧！』田長春嚷道。

所有的人都跑向俱樂部。站在板凳上的柳金海，一竄跳下來，像條小泥鰍似地，從人羣裏穿過去，第一個跑進俱樂部，一把搶過手風琴。扯足了嗓門兒嚷道：『今天可得讓我伴奏！』

俱樂部和宿舍一樣，也全是用木料蓋成的。不僅房樑房椽是木頭的，牆壁是用一樓粗的樹幹疊起來的，屋瓦也是厚木塊做的，連烟囪都是用整根的粗樹幹掏空了做的。裏層窗子上糊着漂白紙，外層是百葉窗。屋裏散發着令人愉快的新鮮松木味。

在正面牆上，釘着兩大張錦緞一樣的白樺樹皮，樹皮上貼着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彩色畫像，左下方貼着新出版的『前哨』牆報，右下方貼着全班文化測驗成績表。北牆上用上百個美麗的大蝴蝶釘成『祖國前哨』四個大字。房門兩旁掛着四面錦旗。在屋角放

着一個木製的大花盆，裏面栽了一棵二尺來高的楓樹，茂盛的枝葉像一堆呼呼向上竄着的紅色火苗兒。對面屋角放着一個書架，裏面放着圖書和報刊。柳金海正靠着它有板有眼地奏着手風琴。羅玉和田長春往外抬着長桌。康福祥拿起桌上的用樹根彫成的花瓶，花瓶裏插滿了黃色和淡紫色的野菊。掛在天棚正當中的煤油燈輕輕地搖晃着，忙着往兩旁搬凳子的人們的影子，在牆上晃着，好像舞會已經開始，人們已經跳起來了一樣。

從房子的建築到內部的佈置，都經過戰士們的辛勤勞動和細密的思考，爲了裝飾『祖國前哨』這四個大字，捕捉帶飄帶的大蝴蝶，就足足費了田長春和柳金海兩個禮拜的時間。爲了花盆的大小樣式，他們也曾爭論得臉紅脖子粗，這簡直是一個集體創造的精彫細刻的藝術品。

不怪柳金海說『搬所金鑾殿來也不換』呢。

跳呀，唱呀，跳完圓結舞跳邀請舞，跳完邀請舞跳紅軍舞，跳一個再跳一個，柳金海的胳膊又疼又酸，可他說啥也不放下手風琴。白天的疲勞都忘了，直到耿平吹哨開始學習的時候才安靜下來。

每天去搜山，都沒發現情況。當然，沒有情況，並沒有壞處，可是，戰士們內心裏隱藏着的在邊疆幹一番轟轟烈烈大事業的希望破滅了。因之，情緒不如以前那麼高了。